

南

齊

書

七

列傳第一

南齊書二十

臣蕭

子顯

撰

皇后

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襲增置世不同矣建元
元年有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脩華
脩儀脩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爲九
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爲散職永明元年有司奏
貴妃淑妃竝加金章紫綬佩于寘玉淑妃舊擬
九棘以淑爲溫恭之稱妃爲亞后之名進同貴

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以比
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建元三年太子
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
人比駙馬都尉

宣孝陳皇后諱道止臨淮東陽人魏司徒陳矯
後父肇之郡孝廉后少家貧勤織作家人矜其
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庶生衡陽元王
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
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大出

異而說之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治事教子
孫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也后歎
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正應是汝
耳宣帝殂后親自執勤婢使有過誤恕不問
也太祖雖從官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高宗
等冬月猶無縑纈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
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年七十三昇明三年
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蜜印畫青綬祠以太牢
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

祿大夫諡曰敬侯后母胡氏爲永昌縣靖君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壽之

竝貞外郎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

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曰雖女亦

足興家矣后母寢卧家人常見上如有雲氣焉

年十餘歲歸太祖嚴正有禮法家庭肅然宋泰

豫元年殂年五十歸葬宣帝墓側今泰安陵也

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鋪有白兔跳起尋之不

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

夫人三年贈齊國妃印綬如太妃建元元年尊
謚昭皇后三年贈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栢氏
上都鄉君壽之子興道司徒屬文蔚豫章內史
義徽光祿大夫義倫通直郎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朴之給
事中父璣之左軍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
爲娣姒庾氏勤女工奉事太祖昭后恭謹不倦
后不能及故不爲舅姑所重世祖家好亦薄焉
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加

訓罰昇明三年爲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爲皇太子妃三年后薨謚穆妃葬休安陵世祖即位追尊皇后贈璣之金紫光祿大夫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元君舊顯陽昭陽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栢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廂皆宴樂處也上數遊幸諸苑園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

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鍾聲早起裝飾
至今此鍾唯應五鼓及三鼓也車駕數幸琅邪
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鷄始鳴吳郡韓蘭
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
明帝世用爲宮中職僚世祖以爲博士教六宮
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吳
興太守父曄之太宰祭酒宋世太祖爲文惠太
子納后桂陽賊至太祖在新亭傳言已沒宅復

爲人所抄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
妃及后挺身送后兄昺之家事平乃出建元元
年爲南郡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
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宋帷陳設故舊
釵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
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贈后父金紫光祿
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
太廟高宗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爲宣德宮永
元三年梁王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天

監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葬崇安陵諡曰安后兄

見義興太守義興太守義興太守義興太守義興太守義興太守

鬱林王何妃名婧英廬江瀟人撫軍將軍戢之
女也永明二年納為南郡王妃十一年為皇太
孫妃鬱林王即位為皇后嫡母劉氏為高昌縣
都鄉君所生母宋氏為餘杭廣昌鄉君將拜鏡
在床無故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后稟
性淫亂為妃時便與外人姦通在後宮復通帝
左右楊珉之與同寢處如伉儷珉之又與帝相

愛褻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賞賜人百數十萬以世祖耀靈殿處后家屬帝被廢后貶為王妃海陵王王妃名韶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女也永明八年納為臨汝公夫人鬱林即位為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為皇后其年降為海陵王妃

明敬劉皇后諱心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孫也太祖為高宗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王妃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贈父通直郎景

猷金紫光祿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永泰元年
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名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女也
建武二年納爲皇太子妃明年謁敬后廟東昏
即位爲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黃淑儀生太
子誦東昏廢竝爲庶人

和帝王皇后名薜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孫也
初爲隨王妃中興元年爲皇后帝禪位后降爲妃
史臣曰后妃之德箸自風謠義起閨房而道化

天下綵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晨興與子同
事可以光熙閭業作儷公侯孝昭二后竝有賢
明之訓不得毋臨萬國寶命方昌椒庭虛位有
婦人焉空慕周興禎符顯瑞徒萃徽名若使掖
作同休陰教遠變則馬鄧風流復存乎此太祖
創命宮禁貶約毀宋明之紫極革前代之踰奢
衣不文繡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世祖
嗣位運藉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搆香栢文樞
花梁繡柱雕金鏤寶頗用房帷趙瑟吳趨承閑

奏曲歲費傍恩足使充物事由私蓄無損國儲
高宗仗數矯情外行儉陋內奉宮業曾莫云改
東昏喪道侈風大扇銷糜海內以贍浮飾哲婦
傾城同符殷夏嗚呼所以垂戒於方來

贊曰宣武孝則識有先知高昭誕武世載母儀
裴穆儲闈位亦從隳明敬典冊配在宗枝秋宮
亦遽軒景前虧文安廢主百憂已離中興秉制
揖讓弘規

列傳第一

南齊書二十

杜勳字思

杜勳字思

杜勳字思

亦勳神宗南漢文安皇帝百愛曰勳中興乘除

莫林謝開外本封朝陽將軍冊頭森宗林林宮

贊曰宜知奉國也存示口口高部境在出離母射

射疑同孫魏夏高和以心無難女衣來之謝李

東有喪查射風才保能與武內以調新後苦秋

高宗女嬖辭辭在管劍明肉奉宮業曾莫云奴

奏曲流贊新恩吳吳射示即軍由林奮無射圖始

列傳第二

南齊書二十一

臣蕭

子顯

撰

文惠太子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
弱冠而生太子爲太祖所愛姿容豐潤小字白
澤宋元徽末隨世祖在郢世祖還鎮益城拒沈
攸之使太子勞接將帥親侍軍旅除祕書郎不
拜授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世祖
遣太子還都太祖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

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
勅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
我時時履行轉祕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改
除中書郎遷黃門侍郎未拜昇明三年太祖將
受禪世祖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
他族出太子爲持節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
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
刺史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戶江左未有
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進號征虜將軍先是梁

州刺史范栢年誘降晉壽亡命李烏奴討平之
賊楊城蘇道熾等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栢年
遣將陰廣宗領軍出魏興聲援京師而候望形
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烏奴勸栢年據漢
中不受命栢年計未決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
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為變乃遣說栢年許啓為
府長史栢年乃進襄陽因執誅之栢年梓潼人
徙居華陽世為土豪知名州里宋泰始中氐寇
斷晉壽道栢年以倉部郎假節領數百人慰勞

通路自益州道報命除晉壽太守討平氐賊遂
爲梁州栢年彊立善言事以應對爲宋明帝所
知旣被誅巴西太守柳引稱啓太祖勅荅曰栢
年幸可不爾爲之恨恨時襄陽有盜發古塚者
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
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
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
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是時州
遣按驗頗得遺物故有同異之論會北虜南侵

上慮當出樊沔二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
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
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
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
也今鸞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
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
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
止哭皇太子旣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
常奉候旣當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衰

三州
續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
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解侍中上以太
子哀疾不宜居石頭山障移鎮西州四年遷使
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
州刺史世祖即位爲皇太子初太祖好左氏春
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旣正位東儲善立
名尚禮接文士畜養武人皆親近左右布在省
闈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摘
句令太僕周顒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

親臨策試諸生於坐間少傳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摠同敬名將不爲昧儉曰鄭玄云禮主於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以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據禮云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塗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曰

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
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
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略言深淺已見傳云不忘
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
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張
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竝同
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云
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令別言是居
然有恭惠之殊揔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

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
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
別耳臨川王暎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
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摠略而礙太子又以此義
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一人竝以筆對太子問
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
震震本非天義豈相主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
動爲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爲德君
自體天居位震雷爲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

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
所與焉儉又諮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夫
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
曾生太子曰曾生雖德慙體二而色養盡禮去
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儉曰接
引非隔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既云人
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
以人廢言而況中賢之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
塞之嫌臨川王暎諮曰孝爲德本常是所疑德

施萬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
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爲德本朕曰率由斯至
不俟明德夫孝榮親衆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
爲本太子曰孝有深淺德有小大因其分而爲
本何所稍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前代未有也
明年上將訊丹楊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內獄
詔曰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貳宜時
詳覽此訊事委以親決太子乃於玄圃園宣猷
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遊宴尚書

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
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風韻甚和而性頗
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
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竒石
妙極山水慮上宮望見乃傍門列脩竹內施高
鄣造游牆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
立若應毀撒應手遷徙善製珍玩之物織孔雀
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矣以晉明帝爲大
子時立西池乃啓世祖引前例求東田起小苑

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
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京師
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上
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
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匿
之由是見責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
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
上終不知十年豫章王薨太子見上友于旣
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

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曰臣地屬元
良業微三善光道樹風於焉蓋闕晨宵恐懼有
若臨淵攝生外和構離痾疾大漸惟幾顧陰待
謝守器難永視膳長違仰戀慈顏內懷感哽竊
惟死生定分理不足悲伏願割無已之悼損旣
往之傷寶衛聖躬同休七百臣雖沒九泉無所
遺恨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
參政事內外百司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
惋焉上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之服諡

曰文惠葬崇安陵世祖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翫
過制大怒勅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爲崇
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內
懷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
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
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壽夭悠悠尚嗟怕
事況夫正體東儲方樹年德重基累葉載茂皇
家守器之君已知耕稼雖具美交弘盛迹

南齊書傳二
武運將終先期夙殞傳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
而論亦有冥數矣

贊曰二象垂則三星麗天樹嫡惟長義匪求賢
方為守器植命不延

列傳第二

南齊書二十一

列傳第三

南齊書二十二

臣蕭

子顯

撰

豫章文獻王

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寬仁弘雅
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起家爲太學博士
長城令入爲尚書左民郎錢唐令太祖破薛索
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爲晉壽縣侯除通直散
騎侍郎以偏憂去官桂陽之役太祖出頓新亭
壘板疑爲寧朔將軍領兵衛從休範率士卒攻

壘南疑執白虎幡督戰屢摧却之事寧遷中書
郎尋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責賅伐
荊州界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群蠻怒酉
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賅千萬頭擬
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
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平民至郡城下
遺隊主張莫兒率將吏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
立而婁侯懼亦歸附疑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
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爲宋從帝車騎諮議參軍

府掾轉驃騎仍遷從事中郎詔司徒袁粲粲謂
人曰後來佳器也太祖在領軍府嶷居清溪宅
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嶷左右儻刀戟
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以爲有備乃去太祖
帶南充州鎮軍府長史蕭諱在鎮憂危旣切期
渡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下不自保單
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物情疑
惑必先人受福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蒼梧王
殞太祖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從帝即

位轉侍中摠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
堂疑出鎮東府加寇軍將軍袁粲舉兵夕丹楊
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疑遣帳內軍主戴元孫
二千人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
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
爲內應也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
難作搜檢皆已亡去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上
流平後世祖自尋陽還疑出爲使持節都督江
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軍事左將軍江州刺

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定策功改封永安
縣公千五百戶仍徙都督荆湖雍益梁寧南北
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
如故時太祖輔政務在省約停府州儀迎物初
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
嶷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
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濫更定槁格以稅還
民禁諸市調及苗籍二千石官長不得與人爲
公宜曹吏聽分番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世祖

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言達元元年
太祖即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國內昇明
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南徐二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
史持節如故封豫章郡王邑三千戶僕射王儉
牋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寔須緝理
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
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朞月有成
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會北虜動上思爲經

略乃詔曰神牧摠司王畿誠爲治要荆楚領馭遐遠任寄弘隆自頃公私凋盡綏撫之宜尤重恒日復以爲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開府如故晉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別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荆州資費歲錢三千萬布萬匹米六萬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萬斛給鎮府湘州資費歲七百萬布三千匹米五萬斛南蠻資費歲三百萬布萬匹綿千斤絹三

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尋給油絡俠望車二
年春虜寇司豫二州疑表遣南蠻司馬崔慧景
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蕭惠朗援司州屯西關
虜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隨鄧衆以爲憂疑
曰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彊守遏其津要
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南也是
時纂嚴疑以荊州隣接蠻貊慮其生心令鎮內
皆緩服旣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尋給
班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

表言狀置生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
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
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
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
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
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禽乃首
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寨於三
溪依據深險疑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義陽太
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遣於坐斬首其黨數

百人皆散四郡獲安入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諸
軍事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持節侍中如故加
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府疑
以將還都脩治解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
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
疑發江陵感疾至京師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
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
金石樂敕得乘輿至宮六門太祖崩疑哀號眼
耳皆出血世祖即位進位太尉置兵佐解侍中

增班劔爲三十人建元年中世祖以事失旨太祖頗有代嫡之意而疑事世祖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世祖友愛亦深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餘如故手啓上曰陛下以叡孝纂業萬寓惟新諸弟有序臣屢荷隆愛叨授台首不敢固辭俛仰祇寵心魂如失負重量力古今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氣序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視此根候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見災祥

雖脩短有恒能不耿介比心欲從俗啓解今職
但厝辭爲鄙或賂物誚所以息意緘嘿一委時
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且儲傅之重實非
恒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二三
之宜何以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唯臣而已友
于之愛豈當不臣鍾其隆遇別奉啓事仰祈恩
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王儉申啓
未知粗上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
年得預人位唯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

顏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服之不衷猶爲身災
況寵爵乎殊榮厚恩必誓以命請上答曰事中
恐不得從所陳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
隨土所出無有定准疑上表曰循革貴宜損益
資用治在風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
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
源西南各緒習以爲常因而弗變緩之則莫非
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殊非約法明章先令後
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秩石

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精加
洗覈務令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良
一皆乙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恒制從之疑
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
中二年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蕃晉之文獻軼
殊恆序況乃地侔前准勲兼往式雖天倫有本
而因事增情宜廣田邑用申恩禮增封爲四千
戶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帟帽見人主
唯出大極四廟乃備朝服自此以來此事一斷

上與疑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疑固
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
焉啓自陳曰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
餘亦省唯郊外遠行或復暫有入殿亦省服身
今所牽仗二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無大
小臣必欲上啓伏度聖心脫未委曲或有言其
多少不附事實仰希即賜垂敕又啓揚州刺史
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脫以爲疑不審此
當云何行園苑中乘輦出籬門外乘輦鳴角皆

相仍如此非止於帶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方
有行來不可失衷上答曰儀刀捉刀不應省也
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正是耳亦不
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況復汝耶在
私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并拂先
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鎮自異還京師
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事隨時而改亦
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量
衷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又啓曰臣拙知

自處闇於疑訪常見素姓扶詔或著布屨不意
爲異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
二鄣肩仍此下都脫不爲疑小兒奴子並青布
袴衫臣齋中亦有一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
羊車相類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邊鎮不
無羽衛自歸朝以來便相分遣俠轂白直格置
三百許人臣項所引不過二百常謂京師諸王
不煩牽仗若郊外遠行此所不論有仗者非臣
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啓省又因王儉備宣下情

臣出入榮顯禮容優泰第宇華曠事乖素約雖
宋之遺製恩處有在猶深非服之慙威衛之請
仰希曲照上荅曰傳詔臺家人耳不足涉嫌鄣
扇吾識及以來未見故有敕耳小兒奴子本非
嫌也吾有所聞豈容不敕汝知令物致議耶吾
已有敕汝一人不省俠轂但牽之吾昨不通仗
事儉已道吾即今荅杲煩有此啓須間言旨更
一二又啓曰違遠侍宴將踰一紀憂苦間之始
得開顏近頻侍座不勝悲喜沾飲過量實欲仰

示恩狎今自下知見以杜游塵陛下留恩子弟
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彊生間節聲其厚薄伏度
或未上簡臣前在東田承恩過醉實思歎往秋
之謗故言啓至切亦令羣物聞之伏願已照此
心前侍幸諱梁文帝也宅臣依常乘車至仗後監伺
不能示臣可否便互競啓聞云臣車逼突黃屋
麾旄如欲相中推此用意亦何容易仰賴慈明
即賜垂敕不爾臣終不知闇貽此累比日禁斷
整密此自常理外聲乃云起臣在華林輒捉御

刀因此更嚴度情推理必不容爾爲復上啓知
耳但風塵易至和會實難伏願猶憶臣石頭所
啓無生閒縫比閑侍無次略附茹亮口宣臣由
來華素已具上簡每欲存衷意慮不周或有乖
當且臣五十之年爲翫幾時爲此亦復不能以
理內自剝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改脩正而已
小小製置已自仰簡往歲收合得少雜材并蒙
賜故板啓榮內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
爲辦無乖格製要是檉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

又有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製甚古拙內中無此齋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旣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臣公家住止率爾可安臣之今啓實無意識亦無言者太子亦不知臣有此屋政以東宮無而臣自處之體不
宜爾爾所啓蒙允臣便當敢成第屋安之不疑
陛下若不照體臣心便當永廢不脩臣自謂今

啓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爲微臣往事伏願必垂
降許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
應上簡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資皆
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
不能不試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惡疾餘顧影單
回無事畜聚唯逐手爲樂耳上答曰茹亮今啓
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
爲作煩長啓事凡諸普敕此意可尋當不關汝
一人也宜有敕事吾亦必道頃見汝自更委悉

書不欲多及屋事慎勿彊厝此意白澤亦當不
解何意爾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求解太傅
不許皇孫婚竟又陳解詔曰公惟德惟行無所
厝辭且魯且衛其誰與二方式範當時流聲史籍
豈容屢秉撝謙以乖期寄疑常慮盛滿又因言宴
求解揚州授青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
世無所多言世祖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
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涕井有水牛角
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縮一疋橫繫牛角

放歸其家爲治存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
寓之賊起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兇愚天網宏
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此藉聲聽
皆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款山
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於此可見齊有
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猶險
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
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捷籍檢工
巧督卹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

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
寓宙之內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
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此實非乖理但識
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
况復天下悠悠萬品然積聚黨兇迷相類止於
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紘久欲上啓
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上荅曰欺
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
已爲義勇所破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

其不辦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
注五年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皂輪車尋加中書
監固讓疑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
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
隆重深懷退素比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
之七年啓求還第上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
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
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崗
上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

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游
幸唯疑陪從上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疑
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疑
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
大笑上謀北伐以虜所獻氍毹車賜疑每幸第清
除不復屏人上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
家耳妃庾氏常有疾瘳上幸後堂設金石樂宮
人畢至每臨幸輒極日盡歡疑謂上曰古來言
願陛下壽偕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

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
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十年上封巖
諸子舊例千戶巖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
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百萬營功德巖又
啓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徒術官泉開截
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遽陰無幾願
陛下審賢與善極壽蒼旻彊德納和為億兆御
臣命連昌數奄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薨
年四十九其日上再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曰巖

明哲至親勲高業始德懋王朝道光區縣奄至
薨逝痛酷抽割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今便臨哭
九命之禮宜備其制斂以衮冕之服溫明祕器
命服一具衣一龍裘喪事一依漢東平王故事大
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奠大司馬太傅
二府文武悉停過葬竟陵王子良啓上曰臣聞
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
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蹕入蹕
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

尊親是闕故致衮章之典廢而不傳寔由人缺
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
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
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等前規禮無異則且梁
齊闕令終之美猶饗褒贈之榮況故大司馬仁
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節義表於勤王寬
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
容淡矣止於清貞無喜愠之色悠然栖於靜默
絕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

者理實爲難在於今行無廢斯德東平樂於小
善河間悅於詩書勲績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
爾不羣英聲萬代況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
業高顯清譽逾彰富貴隆重廉潔彌峻等古形
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
愛睦尚少豈有仰覩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
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事不同
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常覩貌而天心不懼見
形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

之際沒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
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
奉瞻聖顏誰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
既有若斯之大德實不可見典服之贈不彰如
其脫致虧忘追改爲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
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況事光先烈
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
庶族近代桓溫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
已當有在又詔曰寵章所以表德禮秩所以紀

幼慎終追遠前王之盛策累行疇庸列代之通
誥故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
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新除中書監豫章王疑
體道秉哲經仁締義挺清譽於弱齡發韶風於
早日締綸霸業之初翼讚皇基之始孝睦著於
鄉閭忠諒彰乎邦邑及秉德論道揔牧神甸七
教必荷六府咸理振風潤雨無訐於時候卹民
拯物有篤於矜懷雍容廊廟之華儀形列郡之
觀神凝自遠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情兼家國

方授以神圖委諸廟勝緝頌九絃陪禪五岳天
不憊遺奄焉薨逝哀痛傷惜震慟乎厥心今先
遠戒期龜謀襲吉宜加茂典以協徽猷可贈假
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具
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太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
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
部羽葆鼓吹葬送儀依東平王故事疑臨終召
子子庶子恪曰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
前路幾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不貪聚自

幼所懷政以汝兄弟素多損吾暮志耳無吾欲
當共相勉厲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
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若天道有靈
汝等各自脩立灼然之分無失也勤學行守基
業治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
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唯香
火槃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
以甘菓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輦
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口火槃水酒脯干飯檳榔

便足雖才愧古人意懷粗亦有在不以遺財爲累主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未嫁凡應此用本自茫然當稱力及時卒有爲辦事事甚多不復甲乙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鐐刀一口作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世祖哀痛特至至冬乃舉樂宴朝臣上歔歔涕

諸王邸不得起樓臨瞰宮掖上後登景陽望見
樓悲感乃敕毀之薨後第庫無見錢世祖敕貨
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
萬至上崩乃省性沉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
投書相告置鞞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齊庫失火
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
已群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
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曰道德以可久傳聲
風流以浸遠揮稱雖復青簡締芳未若玉石之

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沫丞相沖粹表
於天真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
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邈叡
筭不追感纏奉車恨百留滯下官夙稟名節恩
義軫慕望墜結哀輒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
碑龍首席徽猷有述茂則方存昔子香淳德留
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況道尊前往惠積
聯綿者哉下官今便反假無由躬事刊斲須至
西州鳩集所次負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

右率沈約書曰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
乎遺事金石更非後亡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
月標勝丘園素履穆於忠義譽應華衮功迹著
於弼諧無得而稱理絕照載若夫日用閒寂雖
無取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石竊承貴
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閱感無地且作紀
江漢道基分陝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
盡禮我州之舊俗傾壚罷肆鄙士之遺風庶幾
引烈或不泯墜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竝欲各

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歷選惟疑必待文
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
辭訓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
譽澤遍衣食永惟道陰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
目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儕小人貽
塵帷蓋豈圖一旦遂投此請約荅曰丞相風道
引曠獨秀生民疑敵盛烈方軌伊旦勲遺之感
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
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

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
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
一卅辭宗難或與此約問問鄙人名不入第歎
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己不覺汗之
沾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
孔稚珪為文子廉字景藹初疑養魚復侯子響
為卅子子廉封永新侯千戶子響還本子廉為
卅子除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太子中書舍人前
軍將軍善撫諸弟子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卅

子弟三子子操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淮素
姓三公長子一人為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
為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南康
侯子恪為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奔歸以子操
為寧遠將軍吳郡太守永元中為黃門郎義師
圍城子操與弟宜陽侯子光卒於尚書都座弟
四子子行洮陽侯早卒子元琳嗣今上受禪詔
曰褒隆往代義炳彝則朕當此樂推思引前典
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秀曾子周齊氏宗國

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世祀降新淦縣侯五百戶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辭位永平本及光武之業梁孝惑於勝詭安平心隕晉運蕃輔貴盛地實高危持滿戒盈鮮能全德宰相之器誠有天真因心無矯率由遠度故能光贊二祖內和九族實同周氏之初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

贊曰堂堂烈考德邁前蹤移忠以孝植友惟恭

帝載初造我王奮庸邦家有闕我王彌縫道深
日用事緝民雍愛傳餘祀聲流景鍾

列傳第三

南齊書二十二

輔政不平本及失治之業務本為公湖海是平
又自曰其... 高安... 宜... 孫... 共... 以... 出... 於... 南... 齊... 書... 卷... 第... 三... 十... 二...

列傳第四

南齊書

臣蕭

撰

褚淵

淵弟澄
徐嗣

王儉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
湛之驃騎將軍尚宋武帝女始安哀公主淵少
有世譽復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姑姪二世相繼
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太宰參軍
太子洗馬秘書丞湛之卒淵推財與弟唯取書

數千卷襲爵都鄉侯中書郎司徒右長史吏部郎宋明帝即位加領太子屯騎校尉不受遷侍中知東宮事轉吏部尚書尋領太子右衛率固辭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義嘉賊屯鵠尾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勲階得自專決事平加驍騎將軍薛安都以徐州叛虜頻寇淮泗遣淵慰勞北討衆軍淵還啓帝言盱眙以西戎備單寡宜更配衣汝陰荆亭竝已圍逼安豐且已不守壽春衆力王足自保若使遊騎擾壽陽則

江外危迫歷陽瓜步鍾離義陽皆須實力重
戎選有幹用者處之帝在藩與淵以夙素相善
及即位深相委寄事皆見從改封雩都縣伯邑
五百戶轉侍中領右衛將軍尋遷散騎常侍丹
陽尹出爲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增秩千石固辭
增秩明帝疾甚馳使召淵付以後事帝謀誅建
安王休仁淵固諫不納復爲吏部尚書領常侍
衛尉如故不受乃授右僕射衛尉如故淵以母年
高羸疾晨昏須養固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

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
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
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接引賓客未嘗驕
倦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公行淵不能禁也
遭庶母郭氏喪有至性數日中毀頓不可復識暮
年不盥櫛惟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
弔客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
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
集衆心淵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出道逢太

祖淵舉手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
吳興太祖餉物別淵又謂之曰此人材貌非常
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太祖豫焉太祖
既平桂陽遷中領軍領南充州增戶邑太祖固
讓與淵及衛軍表粲書曰下官常人志不及遠
隨運推斥妄踐非涯才輕任重夙宵冰惕近值
國危含氣同奮況在下官寧吝身命履冒鋒炭
報効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見甄沐貴登端戎秩
加爵土瞻言霄衢魂神震墜下官奉上以誠率

性無矯前後忝荷未嘗固讓至若今授特深懼
迫寔以銜恩先旨義兼陵闕識蔽防萌宗戚構
禍引誚歸咎既已覲顏乃復乘災求幸藉亂取
貴斯實國家之恥非臣子所忍也且榮不可濫
寵不可昧乞蠲中侯請停增邑庶保止足輸効
淮湄如使伐匈奴凱歸反旆以此受爵不復固
辭矣淵粲荅曰來告穎亮敬挹無已謙貶居心
深承非飾此誠此旨久著言外况復造席舒於
迂翰緒意推情顧已信足書紳但今之所宜商

推必以輕重相推世惟多難事屬雕弊四維惟
擾邊氓未安國家費廣府藏湏備北狄侵邊憂
虞交切寓內含識尚爲天下危心相與共荷任
寄若此當可稍脩廉退不求之懷抱實謂不可
了其不可理無固執且勅寇窮凶勢過原燎釁
逆倉卒終古未聞常時懼惑當慮先定結壘新
亭枕戈待敵斷決之策寔有由然鋒鏑初交元
惡送首摠律制竒判於此舉裂邑萬戶登爵槐
鼎亦何足少酬勲勞粗塞物聽今以近侍禁旅

進昇中候乘平隨牒取此非叨濟河昔所履牧
鎮軍秩不逾本詳校階序愧在未優就加沖損
特虧朝制奉職數載同舟無幾劉領軍峻節霜
明臨危不顧音迹未晞奄成今古迷途失偶慟
不及悲戎謨內寄恒務倍急秉操辭榮將復誰
委誠惟軍柄所期自增茂圭社誓貫朝廷匹夫
里語尚欲信厚君令必行逡巡何路凡位居物
首功在衆先進退之宜當與衆共苟殉獨善何
以處物受不自私彌見至公表裏詳究無而後

可想體殊常深思然納太祖乃受命其年淵加
尚書令侍中給班劔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
爲侯增邑千戶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
故給鼓吹一部明年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毀
瘠如初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暮祭禮及解職
並不許蒼梧酷暴稍甚太祖與淵及袁粲言世
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代所
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及廢蒼
梧羣公集議袁粲劉秉旣不受任淵曰非蕭公

無以了此手取書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
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沈攸之事
起袁粲懷貳太祖召淵謀議淵曰西夏豐難
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太祖密為其備
事平進中書監司空本官如故齊臺建淵白
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
太祖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
書監如故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

徒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
言勸淵受命淵終不就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
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目
送之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
得宰相矣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二年重申前
命爲司徒又固讓是年虜動上欲發王公已下
無官者爲軍淵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
乃止朝廷機事多與諮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
上大宴集酒後謂羣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

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淵斂板曰
陛下不待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
叔知公爲朱祐久矣淵涉獵談議善彈琵琶世
祖在東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
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
神色怡然索輦來徐去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
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言爲宋氏亡徵也
太祖崩遺詔以淵爲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
拜錄者有可疑立優策尚書王儉議以爲見

居本官別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竝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蕪明委寄尚書職居夫官政化之本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摠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劔爲三十人五日一朝頌之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又因王儉及侍中王晏口陳

於世祖世祖不許又啓曰臣顧惟凡薄福過災
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慙彥輔旣內懷耿介便
覺晷刻難推叨職未久首歲便嬰疾篤爾來沈
痼頻經危殆彌深憂震陛下曲存遲回或謂僉
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
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陳遜豈駭聽察揔錄之任
江左罕授上隣亞台升降蓋微今受祿弗辭退
絀斯願於臣名器非曰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共
見寧足仰延聖慮稍垂矜惜臣若內飾廉譽外

循謙後此則憲書行劾刑綱是肅臣赤誠不能
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寸心歸啓以實自各寸
陰寔願方倍堯世昔王引固請乃於司徒爲衛
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
曾何足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亭造則臣死之
日猶生之年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
尚書如故上遣侍中王晏黃門郎王秀之間疾
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曰司徒奄至薨
逝痛怛慟懷比雖尪瘵便力出臨哭給東園秘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蠟二
百斤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爲吏敬不王
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
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
史又以淵旣解職而未恭後授府猶應上服以
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
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吏依娶
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
曰夫寢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歸厚前王習但

盛典咸必由之故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
徒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履道秉哲鑒識弘
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庸應務具瞻允集孝
友著於家邦忠貞彰於亮采佐命先朝經綸主
化契闊屯夷綢繆終始揔錄機衡四閉惟穆諒以
同規往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屢陳降挹權從
高旨用虧大猷將登上列永翼聲教天不憖遺
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其贈公太宰侍中
錄尚書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爲六

十人葬送之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諡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轎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淵始也又詔淵妻宋故巴西主埏隧暫啓宜贈南康郡公夫人長子賁字蔚先解褐祕書郎昇明中為太祖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太傅戶曹屬黃門郎領羽林監齊世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建元初仍為宮官歷侍中淵薨服闋見世祖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長史左民尚書散騎

常侍祕書監不拜六年上表稱疾讓封與弟綦
世以爲貴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永明七年
卒詔賜錢三萬布五十匹

綦字茂緒永明中解褐爲員外郎出義興太守
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賁子霽
詔許之建武末爲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軍
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諡穆淵弟澄

澄字彥道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
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

之亡主表淵為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
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
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為治立愈尋遷左民
尚書淵薨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
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憤犀導
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袁彖
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
謹見知其年卒澄女為東昏皇后永元元年追
贈金紫光祿大夫時東陽徐嗣醫術妙有一僮

父冷病積年重茵累褥牀下設鑪火猶不差嗣
爲作治盛冬月令僮父裸身坐石啓以百瓶水
從頭自灌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
守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
雲蒸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
病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笄屋中有呻吟聲
嗣曰此病其重更二日不治必死乃往視一姥稱
舉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還煮升餘湯
送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

所黥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事驗甚多過於澄矣

王儉字仲寶琅琊臨沂人也祖曇首宋右光祿父僧綽金紫光祿大夫儉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塚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

故事不行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
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
之表辭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
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
以來著朱衣儉上宜復舊時議不許蒼梧暴
虐儉憂懼告袁粲求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
之爲吳興例補義興太守還爲黃門郎轉吏部
郎昇明二年遷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儉
察太祖雄異先於領府衣裾太祖爲太尉引爲

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授儉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大典將行儉為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為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遷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以青溪為鴻溝對曰天應民從庶無楚漢之事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戶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上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曰

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
秉議北宮肇構漢巨畫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
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悅況陛下聖
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
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衮琬極簡約之
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斷紫極故材爲宣陽
門臣等未譬言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
畏影迹而馳騫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
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

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
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脩理而合度改作之
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酬
納宋世外六門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者
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
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令後世無以加也朝廷
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歎曰
詩云維獄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爲我生儉也
其年儉固請解選表曰臣遠尋終古近察身

事邀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
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
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杖威武有傷寬裕
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
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
當畢志驅馳仰訓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
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
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
未閑雖存自勗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壅

專情本官庶幾髣髴且前代掌選未必其在
代來何為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
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為親陛下若不以此理
賜期豈仰望於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尤戾見許
加侍中固讓復散騎常侍上曲宴羣臣數人各使
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
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
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
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

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
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竒
也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二百人上崩遺
詔以儉為侍中尚書左鎮軍將軍世祖即位給
班劔二十人永明元年進號衛軍將軍參掌選
事二年領國子祭酒丹陽尹本官如故給鼓吹
一部三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虔亡儉表解職不
許又領太子少傅本州中正解丹陽尹舊太子
少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禮是歲

省摠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飭悉以四部書充儉家
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
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
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
無留滯十日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
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
與放劼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
比也世祖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即
奉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

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
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
求解選不許七年乃上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
明款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不以爲非
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實
允斯義妄庸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
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颯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
燭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允亮采
臣逢其時而叨其位當摠端右亟管銓衡事涉

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
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饗
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與於來日若天珥貂衣袞
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
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
罄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
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爽
選衆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照至敬
無文不敢煩黷見許叨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

年疾上親臨視薨年二十八吏部尚書王晏啓
及儉喪上答曰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
疾不展救護便爲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
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
奈何往矣奈何詔衛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悉
停待葬又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喪德紀勲
彌峻恒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
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員公儉體道秉
哲風宇淵曠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

民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祚宏謨盛烈載銘
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範造次必
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芳
正位論道永釐袞職弼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
憇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
侍中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
爲六十人葬禮依故太宰文簡公褚淵故事家
墓材官營辦諡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
務車服塵素家無遺時手筆典裁爲當時所

重少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今上
受禪下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千戶儉弟遜
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建元
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啓
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曰儉門世載德竭誠
佐命特降刑書宥遜以遠徙永嘉郡道伏誅
史臣曰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旣死節於
宋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
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

此風規未足爲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
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
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官成後朝晉氏登庸與
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爲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
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爲舊準羽儀所隆人懷
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
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
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
如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

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贊曰猗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爽家稱克隆從容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霸王綱維典禮期寄兩朝綢繆宮陛

列傳第四

南齊書二十三

唐之國也其時陳平南陳陳公高祖

之弟也其時陳公高祖陳公高祖

之弟也其時陳公高祖陳公高祖

陳公高祖

之弟也其時陳公高祖陳公高祖

之弟也其時陳公高祖陳公高祖

之弟也其時陳公高祖陳公高祖

列傳第五

南齊書二十四

臣蕭

子顯

撰

柳世隆

張瓌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也祖馮馮翊太守父
叔宗早卒世隆少有風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
爲尚書令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孝武帝得
召見帝曰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海陵王休茂
爲雍州辟世隆爲迎主簿除西陽王撫軍法曹

行叅軍出爲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
卿昔以虎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
門世不絕公也元景爲景和所殺世隆以在遠
得免泰始初諸州反叛世隆以門禍獲申事由
明帝乃據郡起兵遣使應朝廷引農人劉僧麟
亦聚衆應之收合萬人奄至襄陽萬山爲孔道
存所破衆皆奔散僅以身免逃藏民間事平乃
出還爲尚書儀曹郎明帝嘉其義心發詔擢爲
太子洗馬出爲寧遠將軍巴西梓潼太守還爲

越騎校尉轉建平王鎮北諮議叅軍領南泰山
太守轉司馬東海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尋
爲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世祖爲長
史與世隆相遇甚懽太祖之謀渡廣陵也今世
祖率衆下同會京邑世隆與長流蕭景先等戒
嚴待期事不行是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
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世祖將下都劉懷珍白
太祖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太祖納之
與世祖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

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世祖舉世隆自
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
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
同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
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惠真龍驤將軍騎兵參
軍王道起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
兵領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
騎兵參軍朱靈真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二萬
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王靈秀丁珍東寧朔將

軍中兵參軍王彌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
穆二千匹騎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
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
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
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
想得此意世隆使人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
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
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
圍攻道顧謂人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晝夜攻

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世祖初下與世隆
別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則
坐守空城不可制也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
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世祖遣軍主
桓敬陳省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
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
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尚書符曰沈攸之出
自壠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廕愛
之若子羽翼吹噓得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柱

臣而攸之凶忍趣利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
又攸之與譚金童泰壹等暴寵狂朝並爲心
膂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
仰遭革運凶黨懼戮攸之反善圖全用得自免
旣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
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
凶險取其搏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興福攸之
稟性空淺躁而無謀濃湖击朋本非己力彭城
下邳望旗宵遁再紹王師久應肆法值先帝宥

其回溪之恥莫有封峭之捷故得幸會推遷頻
煩顯授內端戎禁外綏萬里聖去鼎湖遠頒顧
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形
于顏普天同哀己以爲慶累登番岳自郢遷荆
晉熙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候迎肆
意陵略料擇士馬簡筭器械權撥精銳並取自
隨郢城所留罕不遺一專恣鹵奪罔顧國典踐
荆已來恒用姦數旣懷異志興造無端乃感迫
羣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上下蟻聚郭邑

伺國衰盛從來積年求不解甲遂四野百縣路
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於
此昔歲桂陽內巽宗廟玷危攸之任官上流兵
彊地廣勤王之舉寔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
千至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
招誘劍客羈絆行侶竄叛入境輒加擁護逋亡
出界必遣窮追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半之
賦暴參夷之刑鞭笞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
闔宗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曠蕩之澤長隔

彼州人懷怨望十室而九今乃舉兵內侮茲回
外熾斯寔惡熟罪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
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御元戎龔行天罰今遣
新除使持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
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負外散騎常
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
敬則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軍主王宜與
屯騎校尉陳承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
彭文之驃騎行參軍振武將軍郃宰精甲二萬

衝其首旆又遣散騎常侍游擊將軍臨湘縣開
國男呂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曇瓘
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將
軍新亭侯任侯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略
屯騎尉南城令曹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
諱新除寧朔將軍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垣
崇祖等舳舻二萬駱驛繼邁又遣屯騎校尉苟
元賓撫軍參軍郭文考撫軍中兵參軍程隱雋
奉朝請者龍光等輕艫一萬截其精要驍騎將

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勅勤屯騎
校尉王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繼進先據陸路
斷其走伏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
之隨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張敬兒志節慷
慨卷甲焚鄧水步俱馳破其巢窟持節督司州
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范陽
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槩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
其輜重萬里建於四方飛旆莫不摠率衆師雲

翔雷動人神同憤遠邇并心今皇上聖明將相
仁愛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
上有惠民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
妄圖大逆舉無名之師驅讎怨之衆是以朝野
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彼土士民罹毒日久
今復相逼迫投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
就在機望思先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
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郢城旣不可攻而平西
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

而進收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
有叛者至是稍多收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
去者不息收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
建義下都大事若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
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
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
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二人叛遣十人追竝去不
反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許
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去火起乃覺收

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
斬之軍旅大散收之渡魯山岸猶有數十匹騎
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
取以為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
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收之將至江陵乃散世隆
乃遣軍副劉僧麟道追之收之已死徵為侍中
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邑二千戶出為
左將軍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丁母憂太祖
踐阼起為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諸軍事平

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進爵爲公上手詔與司徒
褚淵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
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淵答曰世隆至
性純深哀過乎禮事陛下在危盡忠喪親居憂
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
厲俗敦風建元二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時虜寇
壽陽上敕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
斷隔之深爲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
身亦難可委信也尋又敕曰吾更歷陽外城若

有賊至即勒百姓守之故應勝割棄也垣崇祖既
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世隆曰比思江西蕭索
二豫兩辦爲難議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爲便
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爲云何可具以聞尋授後
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性愛涉獵啓太祖
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使持節督南
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江北畏虜寇搔動不安上敕世隆曰比有北信
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未必送死然狩

狼不可以理推爲備或不可懈彼郭旣無關要
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發民治之
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信
還民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今忒非疑也
又敕曰昨夜得北使啓鍾離間賊已渡淮旣審
送死便當制加剿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
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賊旣過淮不容邇退
散要應有處送死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
又遣軍助世隆并給軍糧虜退上欲土斷江北

又敕世隆曰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境上
雜民大佳民殆無驚恐近又令垣豫州斷其州
內商得崇祖啓事已行竟近無云云殊稱前代
舊意卿視兗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便
就手也其見親委如此世祖即位加散騎常侍
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建號世隆題
州齊壁曰永明十一年謂典籤李黨曰我不見
也入爲侍中護軍將軍遷尚書右僕射領太子
右率雍州大中正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左

僕射中正如故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摠督
代蠻衆軍仍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鎮南
將軍湘州刺史常侍如故世隆至鎮以方略討
平之在州立邸治生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原
不問復入爲尚書左僕射領衛尉不拜仍轉尚
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
世稱柳公雙璫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
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
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將

軍不拜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九年卒時年
五十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一十
万布三百匹蠟三百斤又詔曰故侍中左光祿
大夫貞陽公世隆秉德居業才兼經緯少播清
徽長弘美譽入參內禁出贊西牧專寄郢郊剋
挫巨猾超越前勲功著一代及揔任方州民頌
寬德翼教崇闡朝稱元正忠謨嘉猷簡于朕心
雅志素履邈不可踰將登鉉味用燮鴻化奄至
薨殞震慟良深贈司空班劍三十人鼓吹一部

侍中如故謚曰忠武上又敕吏部尚書王晏曰
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冀醫藥有效痊差
可期不謂一旦便爲異世痛但之深此何可言
其昔在郢誠心夙間全保一番勲業克箸尋淮
契闊增泣悲咽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世隆
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
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箸龜經祕要二
卷行於世長子悅早卒

張瓌字祖逸吳郡吳人也祖裕宋金紫光祿大

夫父永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大
極殿前鍾聲嘶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
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瓌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參
軍署外兵隨府轉爲太傅五官爲義恭所遇遷
太子舍人中書郎驃騎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
初永拒桂陽賊於白下潰散阮佃夫等欲加罪
太子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轉通直散騎
常侍驍騎將軍遭父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
秉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

難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
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
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瓌偽受旨與叔恕領兵
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彊弩將軍郭羅雲進中
齊取遐踰窓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
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沖沖曰瓌以
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輔國將軍吳郡太
守封瓌義成縣侯邑千戶太祖故以嘉名錫之
除冠軍將軍東海東莞二郡太守不拜建元元

年增邑爲二百戶尋改封平都遷侍中加領步
兵校尉二年遷都官尚書領校尉如故出爲征虜
將軍吳興太守三年馬程令顧昌玄有罪瓌坐不
糾免官明年爲度支尚書世祖即位爲冠軍將軍
鄱陽王北中郎長史襄陽相行雍州府州事隨府
轉征虜長史四年仍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
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
史尋領寧蠻校尉還爲左民尚書領右軍將軍遷
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十年轉太常自陳衰疾願

從閑養明年轉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頃之上欲復
用瓌乃以爲後將軍南東海太守秩中二千石行
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東王國事到官復稱疾還
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即位加金章紫綬隆
昌元年給親信二十人鬱林廢朝臣到宮門參承
高宗瓌託脚疾不下海陵立加右將軍高宗疑外
蕃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
恒卧疾建武元年轉給事中光祿大夫親信如故
月加給錢二萬二年虜盛詔瓌以本官假節督廣陵

諸軍事行南兖州事虜退乃還瓌居室豪富
妻盈房有子十餘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者建
武未屢啓高宗還吳見許優游自樂或有譏瓌
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
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處耳高宗疾甚防疑

大司馬王敬則以瓌素著幹略授平東將軍吳
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將吏三千人
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
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

永元初爲光祿大夫尋加前將軍金章紫綬三年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頭義師至新亭瓌棄城走還宮梁初復爲光祿天監四年卒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爲國輔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荆楚上流方江東下斯驅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中夏年淺位輕首抗全師孤城挑攻臨埤授策曾無汗馬勅寇乖沮力屈於高墉亂轍爭先降奔郢路陸遜之破玄德不是過也及世道清寧

出牧內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興家之
盛美也

贊曰忠武匡贊實號兼資廟堂
游藝善術安紘拂龜義成
惟均之基

列傳第五

南齊書二十四